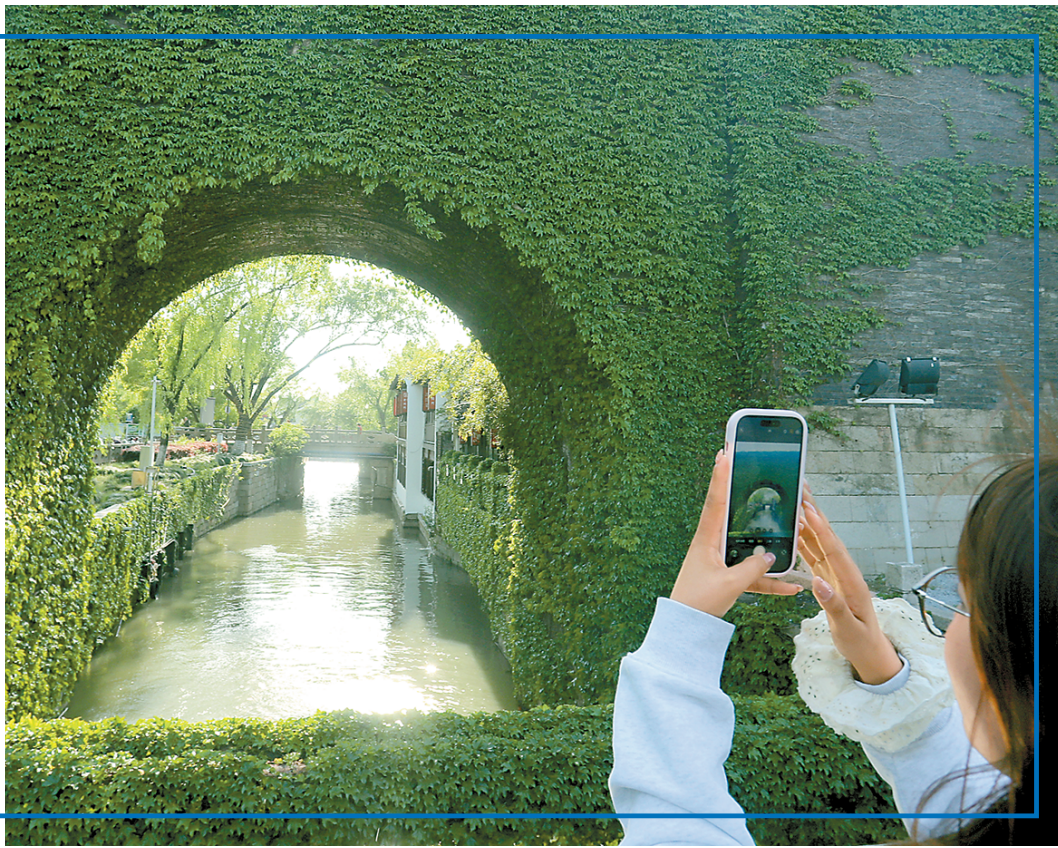


# 苏州一上几百年



在江苏苏州，阊门城绿意浓。

视觉中国

■余嘉

千吗呢”，答“他早就上上海了”，意思就是早早睡着了。”如此差异，乍听差点惊掉下巴。

还有一位淮安朋友说，以前苏北淮安地区的农村把“睡觉”叫作“上苏州”，还把“做梦”叫作“上苏州”，混淆着使用。上一辈的老人渐次离世，加之时代变迁，现在这句方言在他老家已经消失了。

原来是这样。根据考证，明朝初立，明太祖因为恼恨以苏州为核心的江南腹地百姓对张士诚的拥戴，同时也忌惮江南世家大族的财雄势大、盘根错节，便推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强制性移民政策，一批批士绅、富户被送往苏北的荒滩、凤阳的故地垦荒戍边，民间将其称作“洪武赶散”。正史中写得克制，不提“赶散”，但没有铺天盖地的声张，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强制，所以被迁徙的百姓不得不去，又因为政治高压而不得回去。浓烈的乡愁在现实中无处释放，便只能于梦里回到苏州。可能是一名老伯从梦中醒来，惆怅地和家人说：“我刚刚梦见自己上苏州了。”也可能是一位好婆哄着哭闹的孩子，说：“睡吧，睡着了就能上苏州了！”慢慢地，“上苏州”就变成了“睡觉”的另一种更具情感深意的表达，而后代代相传。

我收集的数据很少，可能问到的人恰好都不知道。然而单就我问到的这些苏北人，为什么说了几百年的方言，现在却所知寥寥呢？我想，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，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，让人口流动成了常态，甚至在很多地方，外来人口超过了常住人口。如果青壮年纷纷离开家乡打拼，在异地时方言就会退居幕后；如果像我儿时那样，“上苏州”成为真实的行程，其字面的意思就会替代隐喻的期盼；如果梦想能够实现得频繁且便捷，“苏州”就不会再成为世代相传的密语。

所以现在年轻人不再讲“上苏州”，他们从家乡出发，可以到达南京、苏州、上海任何一个城市，上苏州就真的上苏州了；有些中年人还保留着隐约的记忆，却沉湎于时间，唯有精准探问才能唤醒。而当上海成为比苏州更具吸引力的所在，不知道从谁开始，又把“上上海”变成半开玩笑半认真的理想人生。并且以上海取代苏州，成为“进入睡眠”的新隐喻，把“上苏州”扩展为更大区域的“上江南”，恰恰又证明“上苏州”不是孤例，而曾是一套活的语法，是对“远方”的

向往与人情。东北菜的“硬”，在鱼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——十八斤的北国大草鱼，竟入了西湖醋鱼的名门。草鱼因肉质松垮，被甬台温人民轻贱，视作水中草包，唯有杭州人奉若珍宝。而这一尾巨大草鱼，来自五大连池。天寒地冻，无处觅食，它便消耗自身脂肪，在冰层下潜游淬炼，练出一身坚实的“腱子肉”，堪称冰水养成的“狂草”。相形之下，寻常西湖草鱼，不过温室中的“小草”。

在江南糖醋汁的点化下，五大三粗的五大连池草鱼，激出天生的豪横侠气：酸与甜率先交锋，厚实的鲜在咀嚼中渐次释放，酸、辣、咸、甜、脆、嫩，诸味交响，宛如江湖过招。东北鱼谱素有“三花五罗十八子”之说，宛如江湖帮派林立。三花乃整花（鲈鱼）、扁花、鲫鱼；五罗为哲罗、法罗、雅罗、胡罗、铜罗；十八子则如鲤拐子、白漂子、嘎牙子等，名号质朴，江湖气十足。

烹煮则至简至刚：煎、酱、炖。直径一米二的大铁锅，炖上五十斤鱼——二十六斤的胖头、八斤的整花、二十五斤的鲤鱼，分属三江之水，再加一尾肥糯如鳗的冷水江鲶，辅以“十八子”中的几味，一锅滚沸，便是半部东北江河水史诗。

■松三

吃完饭，天色往下降了一些，看天地之间慢慢收缩、变窄。院子对面的山崖上，一只黄鹿扯着天然嘶哑的嗓子叫了个把小时，直到黄昏几乎落到我们的脚边，它才停歇。父亲母亲都习以为常。他们说，鹿类常常从那座山崖上路过。许是那鹿横亘着一条人为开辟的小道，只是很少有人再去，灵敏的兽类感到人类的气息不断退却，它们便不断从高山徘徊到山脚一带。有时候，它们也会成群结队地消失，比如野猪，曾一度沿着我家院子外围寻找玉米与地瓜，这两年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问走在后头的母亲，它们去哪里了？母亲说，野兽可以走多远，比我们能走得远得多。母亲右手提了一只圆形的木制蜂桶，准备送去还给二伯家。前几日，家门口突然来了一群蜜蜂，不知从哪里来的蜂群受到院子里柚子花，还有兰花的吸引，先来了三只，接着是一群。母亲喜出望外，去向很有养蜂经验的二伯借了一只蜂桶，在里头涂上一层蜂蜜后，将它搁在院子里，试图用非常原始的方式引蜂筑巢。

几天过去，母亲的计划失败了，蜂桶依然空空如也。蜂群是很讲究的群居动物，往年二伯追蜂而行，几乎要到这荒无人迹的深山密林之中，找到有遮蔽的洁净小崖放置，蜂群才会栖居。二伯家不过几步路。一座长长的祖屋依山而建。祖屋的另一端住着大伯，大伯已故去，大伯母还在。六点半，黄昏渐渐眯成一只暗眼的缝，母亲嘟囔，说不定他们已经睡下了。我一边说一边看，没想到朦胧里看见二伯大门紧闭。显然，他们真的睡下了。忘了二伯是从哪一年开始早睡的。最初是二伯母总是起得很早。山民之家，做什么事都得赶早。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不用钟表，二伯母凭借直觉天亮便爬起来做饭，做好后二伯和两位女婿起来吃饭，吃完饭后，几个人睡眼惺忪，左等右等，天却不亮。后来大女婿戴了手表，才发现二伯母总在两三点便起来做早饭。

不过，这个点他们一定没睡着，我就在窗边大喊了一声“伯伯”，母亲说将蜂桶先搁在院子里了，二伯应了。我们就着即将全然谢幕的黄昏在小小的村子里游荡开去。

■王寒

4月底，钱塘江仍未开禁，而高纬度的北国江河，却在这一刻骤然苏醒。北地江河的禁渔，是天定的律令——江河冰封半年，蓄力一冬，直到4月中下旬，松花江、乌苏里江、鸭绿江、嫩江、五大连池……冰层次第崩裂，江河陆续解冻。开江亦有文武：文开江，冰层如宣纸浸水，徐徐化去；武开江，则似春雷碾过冰原，巨响震天，凛凛铺开一幅北国醒春的壮阔画卷。

开江，是东北大地沉睡半年后的第一次深呼吸。冰破鱼出，江鲜列阵。全年唯有4月这短短二十几日，能邂逅这一口江河限定的鱼鲜，当地称开江鱼。开江鱼，是春天最桀骜的鲜。鱼在冰下缓慢生长，蛰伏一冬，肉质紧实，不染腥气。此番滋味，我几次去东北都错过。所幸，饕宗大师沈宏非——江湖人称“沈爷”，联手奉天小馆，竟将松花江畔的开江鱼宴，搬到杭州。一顿开江宴，生生吃成国家地理的风物志：五大连池的白条、松花江的胖头、乌苏里江的整花、长白山的榛蘑、小兴安岭的野菜、东北平原的稻米、大连的马粪海胆……地名随食材跃出，舌尖上徐徐铺展的，是黑土地上



浙江省杭州市东梓关村，白墙黛瓦的古村落与层峦叠嶂的山峰相互映衬。

视觉中国

# 游荡在故乡的夜晚

■松三

村庄如此之小。游荡一整圈也不过五分钟，百无聊赖时，我在村子里可以游荡上百来圈，但也抵不过居住城市一段上班的路程。大家的门，日常都敞开着。很久以前，父亲说，是为了方便周边田地做工的过路人进来喝口水。山民之间，困困诸多，但某些戒备心又近乎于无，比如给过路人或久未归乡的人，提供一顿临时的餐食。再过一些时日，枇杷将黄，那有一株枇杷树的冬樱会各家各户送金黄的枇杷，就如母亲去年秋冬之时挨家挨户送柚子一般。

刚离家的冬樱，暮色里正坐在家门口的一块大石上挑拣着什么，我走近了，看出是野生忍冬。她将白色细喇叭状的忍冬花从碧绿的藤叶中摘出来。暮色将尽，冬樱慢得如同就要睡着了似的。她的听力不好，邻人们不大同她说话，因为常常答非所问。有时候，我会想象她的寂寞攢在耳中，成为无声的雷霆。忍冬清火解毒，消炎降烧，山里的主妇每年会备一些。要找野生忍冬花不是那么容易，它和蜂群一样，喜在高山陡峭之地生长，好在它年年原地开花。母亲每年会为我准备一些带到杭州，有一年，出差途中分给嗓子不舒服的同事，喝了，效果即显。

独自走到桥头时，夜幕已完全降临。夜到最后，落得飞快。就如人之将老，就如突然白了头的父亲。一盏高高的路灯洒下一圈昏黄且温柔的光亮，照出一个小小的舞台。从前山中夜里只有月光晴好时节的清白光辉，路灯在我十来岁时才有。路灯刚装好时，十分明亮，山中夜虫成群结队往光亮里冲，久而久之，灯罩里显现出如月光的阴影，光亮变得一日比一日柔和且遥远。

除了月亮和星辰，还有许多事物在夜来临时才会显现出来，比如清澈河水中的螺蛳，会在太阳落山时的傍晚时分，突然大量自石缝中攀爬上卵石的表面，但它们的移动如此不动声色。再是蛙鸣，自暗夜中此起彼伏鼓起来的蛙鸣，一会儿在屋子的左边，一会儿在屋子的右边，一会儿在远处，一会儿在近处——是一群蛙吧。山中并不是那么寂静。春水饱涨后，村子对面的水电站日夜轰鸣，轰鸣声越过河床，震动得屋子的门窗咣咣作响。我们还可以通过这响判断水电站机器运行的良好程度。当然，如果机器突然发出尖锐的鸣声，那大家都知道水电站的机器“走火”了。水电站的工作人员，是父亲的朋

友，常邀父亲去打牌。不过他们在轰鸣声中扯着嗓子叫牌，大约另有一番乐趣。这会儿，父亲独自消失在晚餐后的夜幕中，大约便是去看他的这位牌友了。水电站是一幢亮着灯的两层白房子，从桥上走过去，它亮闪闪的，有些透明。光亮投在河面上，白日的水泥盒子，这时居然产生了一种璀璨夺目的梦幻感。幼时，我好几次梦见一栋灯光璀璨的船型建筑，自桥下这条河流中央升降而起。今晚没有月。昨日天气晴好时，一弯细细的月牙如倒挂的蛾眉悬在院子对面的山崖上。月亮在的昨夜，那只黄鹿还未路过此地。鹿应在有月光的夜晚继续前行吧？那这样月消失的夜晚呢？我站在桥上时，它已停止鸣叫了，但我感觉它还在那里。

没有月的夜晚，月好像是去了别处，但你知道它会回来。夜的浓稠将人围裹住，带着南方春日独特的被雨水浸透的草木气息。柚子花、楝花、桐树花，夜送来许多白日不曾注意的气味。夜关闭了我们的眼睛，却进一步扩张了我们的鼻息和听力——河水声由远及近，一直从桥下流到你的耳边。春天雨多，一场接一场绵绵的雨，令春日的山民心绪意乱。过多的雨水，使许多幼苗烂了根。回到山中的前几日，母亲电话里说，什么菜都泡死了。不过这样的话语年年都传，去年是雨水太多，母亲又在电话里说，什么菜都晒死了。我在城市开始养花草的日子里，逐渐明白了母亲焦急的心情。回到山中那日，天气倒是晴好，母亲戴着草帽在田地中采茶。自二月末开始的茶忙，将一直持续至炎热的夏季。山里的主妇们在这个时段大多忙着采茶。茶园修剪得整整齐齐，从高处看下去，变成一块块毛茸茸绿油油的草皮，另一种颜色更浅的毛茸茸的“草皮”是油菜田，油菜荚饱胀着肚子，母亲说，再过一两月，就要割油菜打油菜了。我帮母亲采茶。我常常觉得，采茶是人天然会做的事，用大拇指与食指掐去嫩尖，会发出一声脆响。母亲用两手采茶，拨琴弦似的，这样快。我问母亲，采茶时你会无聊吗？母亲说，怎么会，都来不及呀。来不及呀，春雨浇灌的万物都在生长，包括茶，如今日这样不断落雨的日子，母亲仍然在茶园中忙碌着。她将自己全副武装，雨衣、雨裤、雨鞋，在寂寞的山谷里，进行着她一个人的劳动。

投稿邮箱：changsanjiao201811@163.com

# 开江鱼



哈尔滨市松花江开江节上，表演人员现场熬开江鱼汤。

新华社发